

編輯序言

佛教是一個富有科學實證精神與批判精神的理性宗教，因為佛教正法所宣說的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完全符合有情生命與器世間所涉及現象界與實相界的事實真相，因此佛教實證與批判的內涵是函蓋一切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所以佛教經典中經常可見釋迦牟尼佛勸說眾生「宜捨此惡邪見」¹、「不邪見」²，乃至為救護眾生而勸告佛弟子「勤破邪見」³、「勝智摧邪智」⁴；也就是以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心的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批判摧滅偏邪而不符法界實相的錯誤見解，以期利他與自利。這是大乘佛教獨有的殊勝智慧，不但不共於二乘聖者⁵，也不共於一切外道、宗教或純粹的學術研究。

在大乘佛教的不同宗派中，都可以看到以同樣的實證精神與批判精神作為核心價值。例如唯識宗⁶的玄奘大師在《成唯識論》中主張「若不摧邪難以顯正」⁷，或如中國禪宗許多證悟祖師「拈提古今」⁸，都是具體的案例。玄奘大師與禪宗祖師們之

¹ 《長阿含經》卷 7：【又語婆羅門：「汝今宜捨此惡邪見，勿為長夜自增苦惱。」】《大正藏》冊 1，頁 45，上 27-28。

² 《長阿含經》卷 6：【(佛告婆悉吒：)「婆悉吒！若剎利種中有不殺者，有不盜、不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慳貪、不嫉妬、不邪見；婆羅門種、居士、首陀羅種，亦皆如是同修十善。夫行善法必有善報，行清白行必有白報。」】《大正藏》冊 1，頁 37，上 17-21。

³ 《長阿含經》卷 9：「云何七知法？謂七勤：勤於戒行、勤減貪欲、勤破邪見、勤於多聞、勤於精進、勤於正念、勤於禪定。」《大正藏》冊 1，頁 54，下 6-9。

⁴ 《諸法集要經》卷 1：「住四無所畏，能降諸恐怖；正念祛妄念，勝智摧邪智。」《大正藏》冊 17，頁 458，下 10-11。

⁵ 因為二乘聖者只實證蘊處界虛妄不實，不證第八識如來藏心，因此大乘菩薩實證第八識的實相智慧並不共於二乘聖者。

⁶ 唯識宗，一般稱之為法相唯識宗。請參考：平實導師著，《宗通與說通》，正智出版社（台北），2001，頁 315。

⁷ 《成唯識論》卷 3：「若不摧邪難以顯正。」《大正藏》冊 31，頁 12，下 18-19。

⁸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卷 1：【嚴陽尊者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也。」「如何是僧？」「喫粥喫飯。」又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爾管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下拾得一

所以能夠摧邪顯正、拈提古今，就是因為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心，甚至因此發起唯識種智智慧。特別是禪宗所強調明心與見性的實證，正是佛教之賢聖能夠以「勝智摧邪智」的智慧根源。⁹

然而，也有假冒佛教的外道宗派，錯以為辨正佛教義理的能力，係來自於學術式的、思辯式的、固定問答式的「辯經訓練」¹⁰，並以此自豪。例如，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達賴偽政府所弘傳本質只是雙身法與鬼神信仰的「藏傳佛教」，卻將佛教的批判精神與批判能力，錯誤地歸屬於「辯經訓練」。其實，佛法中以「勝智摧邪智」的智慧與能力，並不是透過類似達賴喇嘛所設立達蘭薩拉辯經學院的「辯經訓練」而來；而是以科學實證的精神與方法驗證蘊處界的虛妄不實，以及蘊處界之上別有第八識如來藏心真實存在；因此實證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而發起擇法眼，與學術訓練、思辯訓練或問答訓練毫無關係。

繼承自應成派中觀的六識論思想而作的辯經訓練，無論如何訓練思辯、研究與問答，終不離六識虛妄的言語境界¹¹，終不離夜夜自我斷滅的虛妄境界，如何可能解脫生死流轉？不能解脫生死，又有何殊勝之處而能勝他呢？因此依於辯經訓練之「藏傳佛教」，於雙身法之邪淫或六識之斷滅等本質，終不能自辯而無法使之轉變為清淨、常住。如此依於虛妄六識所建立的辯經訓練，何有批判及自省之能力可言？如此依於人類有情皆能實證的六識論，與外道凡夫並無不同，而沒有任何殊勝的智慧可言。如此同於外道凡夫的辯經訓練，顯然沒有不共於外道凡夫的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因此

莖草，便可療病，說什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大正藏》冊47，頁951，下6-15。

「拈提」的意義有多重，就如同批判的意義也有多重；拈提與批判，除了指出他人錯誤之意義外，同時也有指示出正確道理而利益他人的積極性意義。

⁹ 玄奘大師創立法相唯識宗，雖非禪宗一系，但是玄奘大師能依於八識建立三種能變識，分疏百法，抉擇正訛，皆因實證禪宗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心，甚且證量超越於諸多禪宗祖師之故。

¹⁰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網站所刊載，劉毓珠著，〈印度辯經學院：學僧喇嘛的搖籃〉介紹的文章：「所謂的辯經，它是一種抉擇，透過『應成』的理論能夠逐一排遣矛盾、去除疑惑，且能越趨深入，得到最嚴密和正確的抉擇，此抉擇慧即是思所成慧。」（2011/5/27 擷取自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網站：<http://www.xizang-zhiye.org/b5/comp/ddi/tdddi01.html>）

由於辯經學院的辯經訓練，是承繼自應成中觀師的訓練，而且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網站認同其辯經訓練是「思所成慧」，所以只是學術式、思辯式與固定問答式的訓練，並無修所成慧，故非真正的智慧。

¹¹ 應成派中觀師皆是六識論者，主張法界只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主張第七、八識僅是意識的細分，否定第七識與第八識的存在，與佛陀以八識論破諸外道迥然不同。

可知達賴喇嘛建立達蘭薩拉辯經學院所弘揚的「藏傳佛教」，根本不屬於佛教的任何宗派，其實只是貪著世間淫慾而迷信鬼神的喇嘛教。

由於大乘佛教從天竺流傳至東土，並在震旦從唐宋二代以降，以生動活潑的禪宗面貌，開展出興盛的大乘文化。而禪宗不但標舉明心見性的實證目標，並且展現「拈提古今」的批判精神，因此禪宗文化頗能代表大乘佛教實證與批判的核心精神。然而批判精神卻不能離開佛教實證的前提而存在，若離佛教實證的前提，則是落入純學術想像之中。如同日本「批判佛教」松本史朗之類，就是犯下這個過失，使他們對正統佛教的批判淪落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由此之故，本期學報以「中國禪宗、批判佛教」作為主題，並且採用三篇相關的論文如下：

- 1、中國禪宗探源——並略論三乘聖者同聞大乘經典（蔡禮政）
- 2、以實證佛學探究中國禪宗的禪法傳承本質——以蕭平實老師的義學主張為範式（張志成）
- 3、「批判佛教」思潮之「基體」論謬誤剖析（袁經文）

蔡禮政著作的〈中國禪宗探源——並略論三乘聖者同聞大乘經典〉，係以《阿含經》為文獻證據，證明中國大乘禪宗源流自《阿含經》結集¹²前由佛陀親口所宣說。作者首先引用《中阿含經》的《蜜丸喻經》提出**實證性批判**（positivist criticism），作為解讀佛教經典的方法論。作者認為只有親自實證法界實相，再運用實證所得的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才能夠對於佛教經典中種種「略說」有正確的理解，才能夠具備批判的能力；相對的，目前學術界常用**文本批判**（text criticism）的方法，而沒有任何實證的智慧，則不但不能正確解讀經典中的「略說」，也常常導致錯誤的判讀與結論。其中一個嚴重而顯著的例子，就是大乘佛法如果可以溯源於《阿含經》的「略說」，則邏輯上應該就證明此大乘佛法在《阿含經》結集前，已經由佛陀親口宣說；可是許多學者將部派佛教後大乘佛法的復興溯源於《阿含經》的「略說」，錯誤地判讀《阿含經》中的聲聞教為「初期佛教」，否定大乘佛法是佛陀親口所說，誤指大乘佛法是釋迦佛入滅後的佛弟子所創造，不符四阿含諸經中的教證。因此，作者認為部派佛教後大乘佛教的再次興盛，應該稱為「大乘復興」而不應該稱為「初期大乘興起」，唯

¹² 四大部《阿含經》約 1500 部經典，是第一次五百結集時由四十位聲聞阿羅漢與其他果位的聲聞人共同結集一次完成。其後之七百結集，是百餘年後的聲聞人結集律典（十事非法）等，並非結集阿含部經典，詳見平實導師《阿含正義》舉證之四阿含諸經原文教證。由七百結集之律典內容，亦可證實之。

有「大乘復興」的說法才是符合史實的歷史定位。

對於中國禪宗的源流，該文繼續運用實證性批判的方法，舉出南北傳《阿含經》所共同記載的鴛掘魔羅追佛事件，其實是一則生動活潑的禪宗公案；對於採用**文本批判**方法的學者而言，一則生動活潑而富含深妙佛法妙義的禪宗公案，卻僅僅被視為一則佛典故事而已。對於禪宗公案，一向予人有摸不著頭緒之感；作者引用《增壹阿含經》中關於鴛掘魔羅公案略說的經文，闡釋禪宗公案所指示參究法界實相的理路，以及實證禪宗公案所修斷的內涵，揭開禪宗公案千百年來的神祕面紗，可以作為未來禪學研究的指導方針。

該文不僅詮釋禪宗公案的參究理路與修斷內容，而且同時以《阿含經》經文舉出大乘「真實禪」與小乘「方便禪思」的不同。顯示在佛世時，佛陀不但說小乘禪，也同時宣說大乘禪，二乘法聲聞聖者也同時與聞，證明三乘佛法確實皆是佛陀所親口宣說。除此之外，作者極具巧思，從《阿含經》中舉出三則生動活潑的禪宗公案，以及一則野狐公案；並且從禪宗祖師語錄中選取相對應的禪宗公案與野狐公案，彼此相互輝映對照，不但顯示中國禪宗確實源流於佛世，亦顯得妙趣橫生，意味無窮。

該文又另舉一則《阿含經》中所載，婆四吒婆羅門尼遙見世尊無量大眾圍繞說法而開悟明心的公案，顯示結集《阿含經》的聲聞聖者與大乘菩薩共同參與佛陀演說般若經法會的文獻證據。《阿含經》中禪宗公案的文獻證據，不但證明三乘賢聖同聞大乘經典的歷史事實，同時也證明只有在大庭廣眾之下，佛陀示現禪宗公案令當機的大乘菩薩開悟明心，而其餘與會大眾如癡如盲的大乘禪宗，才是佛教中真正的密教，至於達賴喇嘛所弘傳的「藏傳佛教」，根本不是佛教，更不是密教。

作者以**實證性批判**的方法論貫串全文，舉出《阿含經》富含禪宗公案文獻證據的史實，使得中國大乘禪宗直接溯源承繼自佛陀直接地示現說法，並且對於《阿含經》富含禪宗公案的歷史意義提出極深刻的詮釋，建立了中國禪宗不可質疑的佛法地位。整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新穎，處處可見別具隻眼的見解，研究成果極為豐碩。該文以新視角重新解讀古文獻《阿含經》，為近代禪學研究經常圍繞於敦煌文獻的解讀之外，開創禪學文獻資料的新視角與新領域，亦樹立近代中國禪學研究新的里程碑。

張志成著作的〈以實證佛學探究中國禪宗的禪法傳承本質——以蕭平實老師的義學主張為範式〉，提出「以實證詮釋為本」的方法論貫串全文，以期能夠撥開**祖統說**依人傳遞的表相法脈傳承事相的迷霧，直探禪法傳承的義學本質與實證內涵。作者舉出永嘉玄覺禪師自己悟後由六祖慧能印證，因此被《景德傳燈錄》列為「第三十三祖

慧能大師法嗣」之一。由此可見中國禪宗傳承的本質，自古以來皆是以不變的實證內容—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心—作為傳承的具體內涵，並且皆以上位菩薩作為禪法的依止師，而非只依表面上師徒關係而論禪法的傳承，指出依法不依人的真正法脈傳承，方屬中國佛教的真正傳承。

該文同時指出，佛法義學其實是「以實證詮釋為本」的實證佛學作為核心；而實證佛學不是一種思想觀念或玄想理論的哲學，而是奠基於真實的證悟第八識如來藏心。作者舉示大乘經論證明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心，因此才能發起的般若智慧確實是全部大乘佛法的核心；而蕭平實老師的義學主張也是以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為核心，與大乘經論完全相契相合。因此作者認為蕭平實老師主張以實證第八識如來藏作為全部佛法實證的核心，確實是符於三乘經論所宣說的佛法本質，並且足以作為所有修學佛法者學習與效法的範式。

該文同時以實證佛學為核心，直指現代佛學學術界探討佛法與禪宗時，經常以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哲學、語意詮釋學等等側重思想哲理、思想發展史的世間層面方法來分析研究，但是卻忽略實證方法在佛學研究的方法論中所具有關鍵性的角色。作者同時舉出日本的「批判佛教」與台灣的釋印順都是以「六識論的緣起性空」作純思想的研究，缺乏對《阿含經》中所說第八識如來藏的實證體驗，才會對佛教教義的核心—八識論的如來藏思想—持反對的意見。同樣的，中國大陸的呂澂雖是八識論者，但是因為不能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所以對於如來藏「性寂」與「性覺」並俱而不衝突一事不能信解，因此錯誤地認為《起信論》、《楞嚴經》等等大乘經論是中土創造的偽經偽論，錯誤地否定大乘經典的真實性。該文作者由此種種證據出發，最後歸結於禪宗祖師對於般若和如來藏系經論等同看待的態度，是教導弟子以實證為目的而自由運用，並非思想上有演變或融合的現象，推翻了六識論者及尚未實證者對於中國禪宗嚴重誤會所作的結論。

該文同時舉出禪宗語錄的文獻證據，證明中國禪宗以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這不僅僅是蕭平實老師的主張，而且也是中國禪宗一切真悟祖師的共同見解，並與印度大乘佛法的核心教義相契相符。該文並對禪宗開悟是漸是頓、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差異等等重要議題，同時進行深刻的探討。該文以**實證佛教**之主張，總括近代學術界爭議分歧的要點；並且旁徵博引縱橫古今，令禪宗從印度至現代中國之傳法本質清晰可辨，是篇甚具創見的佳作。

袁經文著作的〈「批判佛教」思潮之「基體」論謬誤剖析〉，將日本「批判佛教」

抨擊中國傳統佛教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的唯識與如來藏學說的觀點，歸納出四個特徵：一個靶的，兩個淵源，視角異化泛化，佛教學養不實；而以第四特徵貫串於前三個特徵中。其中，「批判佛教」以「界」論的「基體論」來體現出印度唯識學的阿賴耶識和如來藏思想，並作為批判的「一個靶的」。

該文指出松本史朗將老子哲學、神我論、梵我思想和世界東西方古老民族，對於生命根源於共同的一個「基體」的「一元論」思想，附和為佛教的如來藏思想，根本就是對佛教教義的錯誤認知。因為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個眾生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如來藏（亦名阿賴耶識），而一切眾生各各獨尊的如來藏體性皆完全相同，與同一個「基體」的「一元論」剛好相反，也與老子哲學、神我論、梵我思想完全不同。作者指出松本史朗將如來藏含藏一切種子、出生一切法的深義，以簡單化的老子思想、梵我思想比附，顯然只是拙劣性的皮毛相似而已，並沒有真正瞭解佛教的核心義理。

該文涉及第八識如來藏的空性與虛空、虛空界，如來藏與「基體」所指涉的場所哲學（locus philosophy），如來藏與實體，阿賴耶識體是常或無常的種種辨正與分析，直指日本「批判佛教」對於中國佛教教義錯誤理解的根本缺失。由於日本「批判佛教」對於佛教基本思想的認識，有根本上的錯誤，正好顯示出日本「批判佛教」的「佛教學養不實」。作者全篇對日本「批判佛教」所提出的六識論作綜合性辨析，以顯示「批判佛教」的「佛教學養不實」乃是根本特徵；而「批判佛教」之所以會有「佛教學養不實」的問題，就是缺乏解讀佛教經典的基本要求——實證第八識如來藏。該文對於「批判佛教」有深刻的分析與辨正，是一篇回應日本「批判佛教」的佳作。

以上三篇論文，從直探中國禪宗之源流，或者綜論古今佛教禪法的傳承本質，乃至旁及現代日本新興的「批判佛教」佛學議題，全都圍繞在佛教教義是否指向「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的關鍵議題。換言之，只有從實證而獲得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才能夠綜論古今所涉及宇宙與生命實相的一切議題；甚至及於「辯經訓練」是否能正確獲得佛法智慧的方法論，乃至回到什麼是眾生「宜捨此惡邪見」的基本內涵。而且從上述三篇論文精彩的論述與辨正，不但發古人之所未發，乃至見今人之所未見，正是顯示實證才是獲得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的源泉。

總編輯

白志偉 謹識

公元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日